

安徽人的藏书楼

徽人藏书旅外，串联浩瀚古籍



丛书楼

徽商遍布天下，让安徽人的民间藏书楼也散居各地。

比如居于扬州的大盐商马曰管、马曰璐建有“丛书楼”，是清初名闻一时的私家藏书楼，收藏图籍最多，为《四库全书》献书达 776 种；盐商程晋芳，家有“桂宦”藏书楼；郑侠如，盐商，家中建有“从桂堂”藏书楼，藏书极富；鲍志道，旅居扬州巨商，家有“安素轩”，不惜重金藏书；浙江的盐商汪宪，建有“振绮堂”藏书，是当时杭州小有名气的藏书楼；陈昂的“承雅堂”藏书甲于一方；鲍廷博，居杭州商人，建藏书楼“知不足斋”，是全国知名的藏书楼；汪森，居浙江桐乡，建“裘杼楼”以藏书，该书楼藏书历经五代，延续 100 多年；吴騫，居浙江海宁，家有“拜经楼”藏书延续 100 多年，名重一时。

总之，这一座座古老的藏书楼中的藏书，串联起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。

□ 行走

川西茶馆

■ 李兰弟

参军到四川，我星期天最喜欢的事便是跟着班长跑到茶馆里听书人摆龙门阵。茶香四溢瓜子皮乱飞的茶馆里，坐进竹椅，几角钱就喝个够，或看书、或谈天，老年人也多打角角牌，更多的是听书，说书人一挂长衫端坐在最前面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手中的醒木拍下，这古老的茶馆就开始新的一天。

通常的茶馆里都摆着几十张四四方方的八仙桌，清一色的长条木凳。去那里喝茶的客人坐得密密的，但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每人一碟一杯一盖，这便是俗称的盖碗茶了。听成都出生的老班长说，这已不是纯正的川西老茶馆了，再早的老茶馆全都是竹躺椅，小茶几，可坐可躺。

在成都的老茶馆里喝盖碗茶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。比如茶客喝干了碗里的茶水想要续水，就把茶盖儿斜在碗沿上，掺茶的“么师”看见后，便会跑过来利索地将茶水满上。对于这盖碗茶，我曾写下揭盖继茶的传说。如果茶客暂时要离开茶馆，但又想保留座位，便在茶盖儿上放一个信物，或把茶盖儿反搁在茶碗上。于是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是决不会来抢座位的。

我在老南门外见过两位乡下的老人，每人肩上扛着二根长竹杆，徒步从乡下走了五里多路，吃力的扛着向前，长长的竹杆一闪一闪，他们把它卖后，很巴适的坐进茶馆，听书，聊天，显得那么悠闲。

这说书，在茶馆门前挂个牌，上写今日主说什么书，第几回，由谁来主讲，茶客们一目了然。从《西游记》到《三国演义》，从《说唐》到《说岳》，说书人的龙门阵海阔天空，摆得精彩，总能博得茶客们一阵胜似一阵的叫好声。每每这时，便是卖零碎小吃的小贩们生意正好的时候。那些小贩去茶馆卖货，须先交笔钱给茶馆。他们大都或以布带或以麻绳分两端系了个简易的货架，挂上脖子垂至胸前，货架一般用篾片编成，可以对折如小箱状，十分轻巧。里面分别装了香烟、麻糖、瓜子、红苕干等兜销。最受欢迎的莫过于用废旧纸张包成长三角柱状的瓜子，不仅价廉而且口感又好，是最好的“茶水伴侣”。

决定茶馆生意好坏的不仅是说书人的水平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掌茶“么师”的技术。所谓“么师”便是现在所说的按茶师，他必须练就一身按茶的手艺。在爷爷常去的那家茶馆里，我曾见过一个“么师”左手提着细嘴铜茶壶，右手五指将 8 副茶碗、茶盖叠成扇状，走到茶桌前，瞪眼之间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干净利落地依次“梭”到茶客面前。掺满到碗沿，却滴水不漏、不溢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成都茶馆里的茶是泡不完的，说书人的龙门阵也是永远也摆不完的。最清闲当数老南门，府南河江边的茶馆，坐在那里，一边看河一边聊天。在讲完当天的这段书之后，他总会按部就班地来上一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”，以吊住茶客们的胃口。下面的茶客虽然意犹未尽，可终有茶终人散的时候。于是，茶客们只得摆着龙门阵，面带不舍的神情，三五成群地缓缓离开。第二天，茶馆里又会座无虚席，日子便在这一碗接一碗的浓浓香茶中不知不觉地流淌而过。

旅外篇

扬州丛书楼

“丛书楼”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个园内，主人是清代扬州马氏兄弟，即马曰管、马曰璐。

马氏原籍安徽祁门，后因经营盐业，居住扬州，成为举世闻名的儒商。兄弟俩勤敏好学，擅长诗词，广交朋友，爱好园林，时称“扬州二马”。马家园林本来叫做“街南书屋”，后以园中的小玲珑山馆闻名于世，大名鼎鼎的丛书楼就在其中。

这座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小楼，其实在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史上，曾经有过它的辉煌。凡是略微涉猎过清代文化史的人，也许都对这个名字不陌生，并对它当年丰富的藏书、养士的风气和在全国文人中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肃然起敬。

丛书楼在个园的东南角，木构建筑，上下两层，左右三间，正面朝阳，背倚山石，一楼主要用来读书、会客，二楼藏书。楼正面悬挂一匾，上写三个肇

窠大字：“丛书楼”。楼两边的柱子上，有一副楹联：“清气若兰，虚怀当竹；乐情在水，静趣同山”。

马氏丛书楼，曾以藏书十万卷极负美名。除了数量多之外，还有几个特点：一是主人喜欢用各种不同的版本来校勘，以求得一字不错；二是主人喜欢用藏书来广为交友，从不藏之深阁，秘不示人；三是主人不但喜欢藏书，还喜欢刻书，世称“马版”。

丛书楼最辉煌的一页，是在清代朝廷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朝廷征求海内秘本，马曰璐之子马裕进献藏书 776 种，成为南方藏书家中献书最多的一家。在当时，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，其中马氏为最多。为了褒奖马氏，乾隆三十九年，乾隆皇帝下旨赏赐马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。根据乾隆皇帝的圣旨，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凡马家进献之书，书题下面都注明“两淮马裕家藏本”字样，以示表彰。

上海小校经阁

在上海新闻路和陕西北路路口，可以望见一座八角小楼，掩映在草木葱茏之间，虽不起眼，却是沪上现存唯一一幢私家藏书楼旧址。

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，当年储书达 10 万册之巨，主人便是曾经担任大清银行安徽督办、中国实业银行董事及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刘体智。刘体智的父亲为李鸿章的心腹、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，曾指挥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胜仗——中法镇海战役。

刘家祖上就有藏书传统，在安徽老家有个远碧楼，藏书 5 万余卷，精善虽不算太多，但确有一些是外界罕见之书。

刘体智继承衣钵，其书目达 32 卷，著录图书 2400 余部，版本以明版为多，间亦有十数部宋、元珍籍。

因为父亲的缘故，刘体智很小便过继给李鸿章作义子，使他有可能会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，随李氏子弟一起读书，与李氏门生故吏之间隔代交往。刘体智自幼天资出众，聪慧好学，中西文俱佳，并饱览家旧族的典籍，这为他日后成为银行家和收藏家均打下了深厚基础。

晚清时，刘体智开始在金融界崭露头角，历任户部郎中和大清银行安徽督办。进入民国，刘体智举家迁至上海，并于 1919 年出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。后来被时局“摆了一道”，心灰意懒，索性辞了银行高管职务，一头钻进小校经阁里。

众所周知，乾隆皇帝时编制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共有七部抄本，由纪晓岚领衔主编，存放在各地藏书楼里，以规模庞大、版本精美著称，但其中不少属“存目”之书而无原书，并且有些内容被删改，刘体智立志要把《四库全书》所有书目搜罗齐全，恢复其本来面目。为此，他依仗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积攒的财力和魄力，长年雇用十几名抄书、校书的秀才，成天埋首于故纸堆里，研精极虑，孜孜以求。可惜的是，后来无奈付之东流。

1950 年，刘体智将所藏 67873 册古籍，包括 1928 部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，这批藏书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，几年后又将剩余数万册藏书分批捐出；所藏 28000 余件龟甲骨片则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，大批古墨古砚捐给安徽省博物馆。